

解說省思

誤導性故事對原住民文化之傷害

思

◎張傑治 /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畢業生

本文謹獻給教導學生尊重不同族群文化之劉吉川及葉慶龍老師

序言

早期，植物解說大都採取「授課式」之植物特徵描述、功用及產地介紹。由於這種過於專業、拘謹的表達方式常令遊客聽得一頭霧水、渾身不自在，因此，被諷稱為「聽者不懂；懂者不聽」時期；也許，是遊客負面的回饋，諸如「翹課」、「打瞌睡」、「恍惚」……等越來越多，逼得解說員人們不得不修正解說方式，改採較幽默的口吻及敘述一些與植物有關的傳說故事，以增加解說內容之生動性。

傳說故事確實增加了植物解說之生動效果，引發遊客之注意，但由於故事內容日趨「沙文化」確實令人擔憂。

沙文故事對原住民文化的傷害

現今編撰之故事，編者於撰寫時大都僅考量如何扣人心弦，往往只著重故事的凄美、趣味或誇張等等，甚者，將主流文化之沙文思想注入故事之中，以迎合社群。以番婆怨(火筒樹)命名之由來為例：「一位原住民女子被負心漢所拋

棄後，終日在繃紮處以淚洗面盼「陳世美」歸來，但仍不見愛人返。「世美一定會再回來的」這天直的想法不時在她腦海裡打轉，因此在臨終前即向天祈求將自己化身為樹「我要在這裡等待世美回來」。吸進最後一口氣時她仍抱持這種想法，此時上蒼似乎已被她的癡心打動，她的腳腫已開始木質化…每當人們以這種樹的枝條作「火卷」吹灰時，淚水便不自覺地落下，因此後人即揣測，她仍未盼到那負心漢歸返，致使怨氣填滿該樹，以其枝條吹灰便淚流滿面。因之，人們即將此樹命名為番婆怨。」試問，那個民族會稱自己的女性同胞番婆？

但是，各民族之傳說說事所傳達的卻是一種歷史意義、民族文化之背景。以卑南族之起源說為例，在南王里(現隸屬台東市)、橫朗村、寶桑(由南王分支出去)等地口耳相傳「卑南族的祖先乃是竹子吸收日月精華後孕育而生¹。」可臆測地，此神話流傳之目的乃是因為卑南族週遭的資源有限，所以大自建築材料，小至盛裝器具大都由竹子所製造。也就是說，竹子對於卑南族極為重要，因此卑南族祖先即希望後嗣能愛惜之，才撰此傳說。

或許有人會質疑，這些沙文故事對



原住民文化傷害之程度能有多大，但筆者認為，重點不在於故事之殺傷力有多大，而在於「脈象微弱」之原住民文化是否還能承受這些誤導性故事之傷害？

由於當年政府所屬行之「說國語政策」過於成功、普及、致使新生代之原住民幾乎忘卻種族母語；再加上，原住民本身沒有文字可以記載文化，因此在新舊兩代產生語言隔閡之際，原住民文化幾乎無法傳承。此外，隨著西風東漸，今台灣優勢族群(閩人、客人)之傳統文化、價值觀都已無法招架崇美、哈日風潮之侵襲，更遑論弱勢族群能抵禦其攻勢！

記得曾問一位排灣族友人：「什麼金伯樂(Kinper)?」不料，其竟然答道：「不曉得。」是故，若以漢民族思想所編撰之故事持續增加，則不由令心中，新生代之排灣族人是否會指著祈納福(cinavu)說粽子(當然，不只是排灣族，其他族群



之新生代亦有可能將漢文物誤認為是本身之傳統文物)。

亡羊捕牢

無疑地，這些現代所編撰之沙文故事不僅矮化、傷害原住民文化，亦誤導世代之原住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。然而傷害已造成，縱然找出「真兇」加以苛責亦無濟於事，故當務之急應審慎研撰解說內容，切勿將沙文主義的作法強加在解說活動上。

同時，植物解說員亦有責任、義務導正遊客錯誤之觀念，以及傳遞正面之訊息。例如，解說小米酒之釀成方法時，即順道告訴遊客，原住民並非每日均在釀酒，其飲酒僅於豐年祭或重要節慶，且此舉乃蘊涵著宗教、藝術想像及集體活動等意義；解說竹編或月桃編時，「解說天使」更應不吝肯定原住民藝術之成就。

結語

不可否認，一些現代所編撰之沙文故事確實比民族傳說更精彩，更能獲得

遊客青睞。但是，在提升遊客遊憩體驗之際，犧牲原住民文化之尊嚴，且與保護弱勢族群文化之背道而馳，確實令人深深擔憂。

註釋

註1: 類似大吸管之空柱狀物；其係用來將新鮮空氣吹入灶內，以旺灶內火之物。

註2: 臺灣原住民文化園區管理局，1998。山林的智慧，屏東:臺灣原住民文化區管理局。40頁。

註3: 為排灣、魯凱族特有食物；以芋頭粉揉合肉塊再以葉子(竹葉、月桃葉)包裹。

註4: 為排灣、魯凱族婚禮之傳統聘禮；將小米打成麻糬狀再以豬肉為餡。

註5: 孫大川，1955年。久久酒一次，台北: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。25-28頁。

